

YUYONG
PINLÜ
XIAOYING
YANJIU

语用频率 效应研究

邹韶华 著

 商务印书馆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邹韶华 著

商务印书馆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邹韶华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ISBN 7-100-03355-1

I. 语… II. 邹… III. 语用学-频率-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381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ǔYòng PínLǜ Xiàoyīng Yánjiū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邹韶华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355-1/H·848

2001年12月第1版

开本 830×1168 1/32

200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0

定价: 17.00 元

此项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前 言

“语用”指词语及句式(有时也包括语素)在语言中的运用,“语用频率”指词语及句式在一定的语言材料中运用的次数,“语用频率效应”指因词语及句式在语用中出现次数的多寡而对语言的意义、结构等产生的不同影响。例如“我在教室里等人”与“我在教室外等人”这两个句子结构完全一样,但是:

(1)我在教室里等人=我在教室等人

(2)我在教室外等人 $\neq$ 我在教室等人

就是说,(1)中的“里”可省略,(2)中的“外”不可省略。这说明,从意义上看“教室”隐含“里”而不隐含“外”,从结构上看(1)中的“教室”可带零方位词而不必加“里”去表达。这种意义和结构上的差异是与“里”、“外”的语用频率直接相关的,《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统计数据表明,“里”的使用频率为 6474,“外”的使用频率为 836。这种“里”、“外”使用频率多寡对语言运用中方位意义及结构产生的影响就是我们所说的语用频率效应。

本书对语用频率效应的研究立足于现代汉语,它不是对这种效应的全面、系统即穷尽性的研究,而是带有抽样的性质。全书分四个板块,每个板块中的各部分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下面简单介绍其中的部分内容。

语用频率在词层面上产生的效应我们研究了中性词的语义偏

2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移问题,不仅对中性词的语义偏移现象作了较为详尽的描写,而且得出某些格式里中性词语义基本上偏向积极意义是与常用 5000 词中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词汇使用频率大致为七比三这一事实相联系的结论。语用频率在短语层面上产生的效应我们研究了“VP + NP₁ + de + NP₂”结构的分化,“VP + NP₁ + de + NP₂”即“牵着小王的手”这种结构。歧义研究最能深入到语法的精细微妙之处。以往的分析只认为“牵着小王的手”有歧义,我们则着眼于进一步探索歧义双方的关系。通过语用频率分析,发现汉语中这种结构 70% 以上用于动宾式,30% 以下用于偏正式,歧义的双方是不等值的。这对于谓语中心说(或“动词中心说”)无疑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语用频率在句子层面上产生的效应我们研究了“比”字句:

论身体 { 我不比你强 → 我不比你
 { 我不比你弱 → 我不比你

从上面的用法中我们可以看出,表示积极意义的成分(强)可以隐含,表示消极意义的成分(弱)必须显露。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显然是受到了语言运用中“比”字句的评价项多数为积极意义这一特点的制约。我们曾对 130 多万字的语料进行过调查,“比”字句评价项为积极意义的约占总数的 75%,消极意义约占 25%。

现代汉语中许多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其实也许是可以用语用频率效应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的。本书《动词连用的中心》及《语法规范的习性原则》两部分就想在解决这些老大难问题方面作些尝试。赵元任的《国语入门》在李方桂的建议下使用了 Verbal Expressions in Series (V-V Series)这个术语,李荣译成了“连动式”。连动式不是个令人满意的名目,它不能反映短语前

后两部分的关系(如主谓、动宾、偏正等等)。不能令人满意而还这么叫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一般认为前后两部分分不出主次,比如“开门出去”,说“开门”为主,“开门怎么样了?”“出去”是补充说明前者的。说“出去”为主,“怎么出去的?”“开门”是修饰限定后者的。就某个句子孤立地看,确实是如此。换一个思路,假如我们从语言运用的整体来考察,即从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这类用例来考察,就会发现,动词连用,语义中心在后占了绝对的优势。我们从约 100 万字的语料中找出相关用例 686 个,其中中心在后的约占 85%(中心在前的约占 4%,两个中心的约占 11%),几个动词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前修饰限定后,那末从整体上将连动式归入到偏正关系中去应该说是大体符合语言的本来面目,因而也是比较合理的。语法规范的习性原则这一部分同样是用语用频率效应的理论去解决语法规范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词类划分与词性标注的问题一直为语法学界所关注,近来出现了一批标注词性的语文工具书,这是可喜的事情,但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彼此分歧,让读者无所适从,很令人担忧。比如同一个词各家标注的词性不同,“对话”《现代汉语学习词典》标名词,《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却标动词;又如对是否兼类看法各异,“反应”《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兼标名词、动词,《新编古今汉语大词典》只标名词;等等。问题出在哪儿呢?词类划分及词性标注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构拟的可能状态,一种是描写的现实状态。只有后一种状态可以作为词类划分及词性标注的依据,它要考察语用频率,是事实的反映,因而比较客观和科学。我们曾对 100 多万字的语料进行过调查,上面说过的“对话”名用 6 次,动用 3 次,“反应”名用 15 次,动用 3 次。根据这项数据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对话”、“反应”都是名、动兼类词,在标注词性时

4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先标名词,再标动词。如果有大型而又具有权威性的语料库可供利用,结论将会更加准确。

通过语用频率效应研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语言中的很多问题是不能靠苦思冥想、坐而论道去解决的,必须靠调查分析去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谁更多地掌握了事实,谁就更多地掌握了真理,因而也就更多地享有发言权。

目 录

前言	(1)
中性词的语义偏移	(1)
一、中性词的语义偏移现象	(1)
(一) 正极意义和负极意义	(1)
(二) 中性词语义偏移的制约条件	(2)
(三) 中性词语义偏移的表现	(3)
二、中性词语义偏移的原因	(25)
(一) 心理因素	(25)
(二) 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语用频率	(27)
(三) 语用频率效应	(39)
(四) 个别中性词偏向消极意义的解释	(41)
“那个”的贬义分析	(56)
一、“那个”的贬义	(56)
二、近指代词和远指代词的语用频率	(57)
(一) 《现代汉语频率词典》的数据	(57)
(二) 近指代词与远指代词的分布	(58)
三、近指、远指与褒义、贬义	(64)
四、“那个”贬义的出现条件	(65)
附录 “这个/那个”100 用例	(70)

2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方位词的定义、范围及“里”、“外”的不对称性	(78)
一、方位词的定义	(78)
(一) 方位词的由来	(78)
(二) 对现有定义的考虑	(80)
二、方位词的范围	(85)
(一) 方位词的形式分类	(85)
(二) 三家方位词比较	(85)
(三) 可以考虑增添的方位词	(87)
三、“里”、“外”的不对称性	(89)
(一) 关于不对称性	(89)
(二) 语料说明	(89)
(三) 分布考察	(90)
(四) 不对称分析	(94)
(五) 认知心理上的解释	(97)
 《红楼梦》“里”、“外”对比研究	(101)
一、“里”、“外”使用频率比较	(101)
二、“里”、“外”的标记现象描写	(104)
三、“里”、“外”不对称的认知基础	(108)
 常用 5000 词中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词汇使用频率比较 ..	(110)
一、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的界说	(110)
(一) 直接体现褒贬色彩的	(110)
(二) 搭配体现褒贬色彩的	(110)
(三) 隐含取舍评价态度的	(113)
(四) 具有对立计量意义的	(113)
二、统计依据	(114)

三、比较分析·····	(114)
(一)褒义和贬义·····	(115)
(二)大义和小义·····	(115)
(三)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	(116)
(四)结论·····	(116)
附录 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词表·····	(117)
歧义的倾向性·····	(122)
一、言内歧义与言外歧义·····	(122)
二、动态的分化与静态的倾向·····	(123)
三、逻辑制约的倾向·····	(124)
四、心理制约的倾向·····	(126)
五、语频制约的倾向·····	(130)
六、余论·····	(133)
“VP+NP ₁ +de+NP ₂ ”结构的分化·····	(134)
一、“VP+NP ₁ +de+NP ₂ ”结构·····	(134)
(一)VP+NP ₁ +de+NP ₂ ·····	(134)
(二)V结构的性质·····	(135)
(三)关于V结构分化的两个问题·····	(135)
二、关于语言材料的说明·····	(136)
三、逻辑制约的分化·····	(137)
四、语用制约的分化·····	(143)
(一)V结构的语感倾向·····	(143)
(二)语频调查及分析·····	(145)
(三)谓语中心说·····	(147)
附录 “VP+NP ₁ +de+NP ₂ ”结构 1000 例·····	(150)

4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动词连用的中心·····	(192)
一、动词连用是汉语语法的一个特点·····	(192)
二、动词连用中心的性质·····	(193)
三、关于动词连用中心的几种观点·····	(194)
(一) 赵元任的观点 ·····	(194)
(二) 吕叔湘的观点 ·····	(195)
(三) 吕冀平的观点 ·····	(195)
(四) 朱德熙的观点 ·····	(197)
(五) 小结 ·····	(197)
四、从语感看动词连用的语义中心·····	(198)
五、从语境中考察动词连用的中心·····	(202)
六、结论·····	(206)
 积极性特征对“比”字句的结构及语义的制约·····	(208)
一、“比”为动词的“比”字句·····	(208)
(一) 比+名 ·····	(208)
(二) 比+动 ·····	(209)
(三) 比+形 ·····	(209)
二、“比”为介词的“比”字句·····	(210)
(一) 肯定式 ·····	(210)
(二) 否定式 ·····	(211)
三、x 比 y 有 N ·····	(214)
(一) N 必须隐含评价色彩 ·····	(214)
(二) N 必须隐含积极意义的评价色彩 ·····	(215)
(三) 反义分布的不均衡性 ·····	(217)
附录 “比”字句 294 例分析·····	(218)

语法规范的习性原则·····	(233)
一、语法规范的必要性·····	(233)
二、语法规范的复杂性·····	(237)
(一) 双音节形容词的重叠问题 ·····	(237)
(二) 名转形问题 ·····	(238)
(三) 所谓“重言”现象 ·····	(239)
三、名家论规范·····	(240)
(一) 叶斯柏森(Jens Otto Harry Jespersen) ·····	(241)
(二) 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 ·····	(241)
(三) 赵元任 ·····	(241)
(四) 王力 ·····	(242)
(五) 吕叔湘 ·····	(242)
四、理性原则和习性原则·····	(242)
(一) 理性原则 ·····	(243)
(二) 习性原则 ·····	(244)
五、习性原则运用举例·····	(245)
(一) “青春”等的词性 ·····	(245)
(二) “出品”的词性 ·····	(250)
(三) “看你 V/A de!”中 de 的写法 ·····	(255)
附录一 AABB 式重叠的形容词词例·····	(265)
附录二 名转形词例·····	(271)
 词类划分与词性标注·····	 (281)
一、存在的问题·····	(281)
二、问题的症结·····	(283)
(一) 标准不统一 ·····	(283)
(二) 依据不一致 ·····	(284)
(三) 语感不相同 ·····	(285)

6 语用频率效应研究

三、解决的途径·····	(287)
(一) 依据不等于标准 ·····	(287)
(二) 依据与标准的作用 ·····	(289)
(三) 语用频率统计的客观可行性 ·····	(291)
参考文献·····	(295)
后记·····	(299)

中性词的语义偏移

一、中性词的语义偏移现象

(一) 正极意义和负极意义

中性词的语义偏移包括正极偏移和负极偏移两种情况。正极意义和负极意义如下表所示：

正 极 意 义		负 极 意 义	
积极意义	褒义	消极意义	贬义
	大义		小义
多用意义(简称“多义”)		少用意义(简称“少义”)	

褒义与贬义是就质来说的,大义与小义是就量来说的,多义与少义是就数来说的。比如,“好”与“坏”是质的对立,“高”与“低”是量的对立;而“里”与“外”不能按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来区分,它们在语言运用中的不同从一个方面来考察在于“里”的使用频率大大高于“外”,我们姑且将这种对立称为“多义”(即“用得多的意义”)与“少义”(即“用得少的意义”)。需要说明的是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的对立也存在多用与少用的对立问题。另外,褒贬义与大小义有时是相通的,“有水平”是说“水平很高”,这个“高”看似大义,其

实也可以说是褒义。

(二) 中性词语义偏移的制约条件

中性词的语义偏移受词语的性质和特定的句子格式两方面的制约,这种制约就是中性词语义偏移的表层原因。至于深层的原因,后边还要探讨。下面先拿名词来做例子。

有这样一些名词,它们单独存在的时候意义是中性的,一旦出现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虽然没有受到形容词的修饰,意义也会向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偏移。例如:

(1) 那粮站的位置落得不是地方。(《北京文学》,1984年12期33页)

(2) 谁能对这样一个老实人有意见呢?(《小说选刊》,1984年10期9页)

乍一看,例(1)判断有问题。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地方”指“某一区域;空间的一部分;部位”,^[1]粮站不可能不占有一定的空间。但这个句子是具有可接受性的,完全合格的,因为“地方”隐含了性质特征。例(1)的意思是“那粮站的位置落得不是个好地方(或‘合适的地方’)”。“地方”单独存在,本无好坏可言,然而这种中性名词只要置于“(不)是+N”这个格式中,虽前无修饰性成分,意义却产生了偏移。这个例子是偏向积极方面的。例(2)的“意见”处在“(没)有+N”这个格式中,它不再表示中性意义的“对事情的一定的看法或想法”,而是表示不赞成的、不满意看法或想

[1]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以下未另行注出的均引自该词典。

法。例(2)隐含的性质特征是偏向消极方面的,不过,这种情况很少。

为了充分显示中性词在特定语境中的语义偏移特征,我们再举一些相对的例子来说明:

(3) 刚才对你说过,我要去一个地方。

(4) 大家可以充分地发表意见。

同样是名词“地方”和“意见”,由于没有进入上述格式中,所以意义没有向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偏移,仍是中性名词。

(5) 前面那间不是教室。

(6) 十年过去了,我对这个人还有印象。

同样是“(不)是+N”和“(没)有+N”这样的格式,但把其中的名词换成了“教室”和“印象”,意义也没有产生偏移。

由此可见,中性词的语义偏移受两个因素的制约,一个是词本身的性质,另一个是需要出现在特定的语境中。这也可以说是内因(词性性质)和外因(特定语境)的制约,中性词的语义偏移是内因通过外因起作用的结果。例(1)和例(2)符合上述条件,所以发生了中性词的语义偏移现象。

(三) 中性词语义偏移的表现

我们准备从褒义和贬义、大义和小义、多义和少义等方面来描写这种中性词的语义偏移现象。

1. 褒义和贬义

I. 名词

①有/没(有)+N

(1) 一个向来很瘦弱的女孩子,突然地变得有了一些模样。